

听雨文丛●中国当代作家散文随笔书系

美国这杯鸡尾酒

Meiguo Zhebei Jiweijiu

贾宏图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美国这杯鸡尾酒

贾宏图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黑)新登字第7号

责任编辑:马合省

装帧设计:安璐

责任印制:郭淑杰

○听雨文丛○

美国这杯鸡尾酒

Meiguo Zhebei Jiweijiu

贾宏图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道外区大方里105号)

黑龙江龙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mm×1168mm1/32·印张 6.5 插页 3 字数 150 000

1997年4月第1版 199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 000

ISBN 7-5317-0946-5/I·930 定价:9.90元



贾宏图 1946年生于黑龙江省绥化县。1966年高中毕业于哈尔滨市。1968年上山下乡到北大荒。1976年调哈尔滨日报社。曾任哈尔滨日报社副总编辑、哈尔滨市委办公厅副主任等职。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一级作家。现任黑龙江省文化厅厅长、党组书记，省作家协会主席。1969年开始发表作品。曾三次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多次获省市和全国各报刊文学奖。已出版著作多部。代表作品有《她在丛中笑》、《大爆炸》、《大森林的回声》、《跨世纪人》、《大江向洋去》、《美国这杯鸡尾酒》等。

目 录

飞越时间差·····	(1)
旧金山给谁戴花环·····	(6)
华盛顿夜话·····	(13)
马培丽的“黄皮书”和基金会·····	(18)
国会山庄的风景·····	(24)
纪念碑和“哭墙”·····	(30)
一言难尽肯尼迪·····	(35)
捉狐狸的陷井·····	(40)
费城不是废都·····	(44)
哈罗,富兰克林·····	(50)
荷伦伯家的花园晚宴·····	(55)
纽约,你是什么·····	(60)
艺术殿堂的观察与思考·····	(66)
通往中国之梦·····	(72)
百老汇和《西贡小姐》·····	(77)
魂断哈得逊·····	(82)

密西西比河,老人河.....	(88)
战场与公园	(93)
温馨的家和冰冷的枪	(98)
神圣与邪恶.....	(104)
南方“名记”罗尔那.....	(109)
那片静静的柏树林.....	(114)
谈笑有鸿儒.....	(119)
天涯何处去找寻.....	(124)
爱荷华有个“五月花楼”.....	(129)
乡亲 乡情 乡音.....	(134)
爱城的仇和爱.....	(139)
走马观花艾米什.....	(144)
暴雨中,我们急行	(149)
红色人的土地.....	(153)
有亲缘的朋友.....	(158)
我们的皮肤曾有颜色.....	(162)
热爱文学,是为了快乐	(166)
瞧,伯林格姆这一家子	(171)
俯瞰大峡谷.....	(176)
浪漫而刺激的城市.....	(180)
天使岛上无天使.....	(185)
在斯坦福大学.....	(190)
陈若曦和“可来居”.....	(195)
美国,这杯鸡尾酒	(199)
后记·让我们面对世界.....	(203)

飞越时间差

钢铁的大鸟驮着我们，扶摇直上。

首都机场的建筑，北京郊区的田园、林带、一排排的农舍，渐渐地被由淡变浓的云层遮盖了。不知为什么，有一缕缕别国辞乡的离愁袭上心头。去机场的路边，河南小姑娘的那碗清淡的馄饨竟还令我回味；永远修不完的首都机场那60元扩建费引起的不快，也烟消云散；王府井街头喧嚣熙攘的人流，也像家乡的松花江一样让我眷恋。

然而，这淡淡的乡愁，很快被一种新鲜的情绪冲得无影无踪了。人就是这样，谁不怀恋自己的家乡？可谁也不甘心在家乡的热土上呆一辈子。外面的世界很大，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无论怎么说，走出家乡，走向世界，都是一种进步。不管你是被贫困逼得背井离乡，还是被金钱吸引着别妻舍子。

我们乘坐的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直达东京的747大型客机。三百多名乘客中，多数是走向世界的中国人。西装笔挺的商人，行装简单的求学青年，还有带着孩子去日本探亲的男人和女人。无论是留守男士，还是留守女士，他们不会永远地苦等。坐飞机的常客都靠在松软的靠背上闭目养神；而新客们都争着透过椭圆形的舷窗向外张望，尽管外面除了单调的白云还是白云的单调。中国人太渴望了解外面的世界了。

我们三人——哈尔滨市文化局局长、作家王洪彬，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历史学家谢肇华和我——既没有闭目养神，也没有向外张望，而是在翻看美国驻华使馆文化处给我们的一口袋有关美国的背景材料。我们应美国政府的邀请，将以国际访问者的身份，对美国进行一个月的访问。这个“旨在增进美国人同其他国家优秀公民之间相互了解”的国际访问者计划，是美国政府1940年开始实施的。来自世界各国的十万余人参加了这个计划，其中包括许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新闻等领域的学者和知名人士。这个计划1980年在中国实施，已经有几百位我国的政府官员、学者、科学家、经济学家、艺术家、作家访问了美国。每年大约50位中国访问者。

美国政府是很大方的。访问者从居住地出发以后的一切费用，全由美国政府负担。而在美国一个月的活动计划是根据我们自己的要求安排的。如果你的英语好，只要在华盛顿领一笔费用，就可以在美国独往独来做一个月的漫游了。不会英语的，由美国新闻总署给你安排一个翻译兼导游。如果你不满意，可随时把他打发走。行前，有朋友对我们说：“小心点，这是美国对你们的感情投资，别让人家和平演变了！”也是在行前，美国驻沈阳领事馆的文化领事白小姐在沈阳召见了我们。这个美籍台湾人白衣黑裙，齐耳短发，爽朗热情，快言快语，她告诉我们：“在美国多走多看，美国人向你们介绍美国，你们要向他们介绍中国。美国很大很复杂，好的坏的都有。美国政府不是让你们学习美国，而是要你们理解美国，你们也应该让美国人理解中国。”白小姐的“政策交底”使我们松了一口气，我们做好了“一次把美国看个够”的准备。无论怎么说，美国对这个世界太重要了，而长期以来，

我们对美国知之甚少。我们习惯于在阴天、用焦距不太准的望远镜看美国，所以那片新大陆给我们的印象，总是昏暗和模糊的，我们当然想看一看阳光下的美国。

不知为什么，中国人要了解美国总要经过日本。中国和日本真的“一衣带水”，经过三个多小时的飞行，我们透过云雾看到太平洋上那个扁叶状的狭长的岛国。我们的飞机是从北京南下，飞上海，再从上海进入东海，然后北上东京。如果直接从朝鲜半岛上飞过，大概用不了两个小时就到东京了。濒临太平洋的东京上空阴云密布，云雾中高低错落的楼群像海市蜃楼般神奇，依稀可见的高速公路上汽车像甲虫一样蠕动，一片片的建筑群被绿树丛环抱，树丛中有银镜似的人工湖和绚丽的花坛点缀其间。现代的交响乐和古朴的田园诗在东京相融得十分和谐。

我们的钢铁大鸟落在成田机场这个亮晶晶的大湖上——因为刚下过雨，机场上汪着水，水面上栖息着来自各国的一排排大鸟。成田机场紧张而繁忙，各种车辆涌到刚刚落地的飞机前，为它送食送水，候机大厅向刚刚停稳的飞机伸出巨臂，把乘客揽到自己的怀里。彬彬有礼的日本小姐向我们鞠躬致意，她们都是一身蓝色的制服衣裙，平底黑皮鞋，红白相间的衬领，托着白净端庄的面孔和迷人的笑意，她们纤手一挥把我们引导到美国联合公司的43号候机大厅，尽管我们日语和英语都不通，热情的东京小姐还是帮我们顺利地办好了转机手续。恕我直言，东京小姐要比北京小姐温柔得多，我虽不是“妻管严”，但是北京小姐的僵脸和斜眼还是让我腿软气短，因此，我常怕到北京去。

北京时间下午4点10分（东京时间5点10分）我们换乘的美国UA852次班机冲破东京上空的阴云，直向太平洋

飞去。浓厚的云层像起伏的波浪，我们的飞机像船在海浪中上下起伏，我们被安全带捆绑着像襁褓里的孩子，惊恐地望着舷窗外翻滚的云和苍茫的海，不一会儿就分不清哪是云哪是海了，都是白茫茫的一片。

坐上了美国的飞机就像到了美国。美国人说，我们是各种颜色凑起的国家。舱里坐着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和半白半黄的人、半黑半白的人，连空中小姐也由各色人种组成。高挑白皙黄头发的欧洲血统的小姐、高胸肥臀厚唇的黑人妇女，像我们一样黄皮肤黑眼睛的华人女孩，都着黑色白领的制服短裙，像扶持孩子一样照顾着我们，一会儿送矿泉水，一会儿送桔汁，一会儿送擦脸的毛巾，一会儿送擦嘴的纸巾。她们像轻盈的蝴蝶一样在我们的身边飞来飞去。

大约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窗外的云层暗淡下来，不一会儿竟全然黑下来，黑得深不可测，只能看到飞机翅膀闪闪烁烁的红灯。空中小姐推着不锈钢小车为我们送来丰盛的晚餐：热烘烘的煎牛排和炸鸡，刚出炉的面包，鲜嫩的蔬菜沙拉，挂着露珠的水果，还有叫不出名的各种袖珍小瓶的酒水。因为我只会说：比尔（beer），所以只能喝啤酒了。有冷有热的空中晚餐比我们民航经常的一色“冷盘”要好多了（很危险，刚一上美国飞机就崇洋媚外了，我暗暗警告自己。）我醉意微熏，披着深灰色的毛毯，依在靠背上。机舱内一片昏暗，人们都渐渐陷入梦乡。不觉中，我发现在舷窗边露出一缕白光，我轻轻撩开窗幕，只见灰蒙蒙的天际出现一条白色的光带。光带越来越宽，越来越长，越来越亮，转瞬之间这白色又被玫瑰色代替，这玫瑰色由浅渐深，旋即整个天空布满了紫盈盈的云霞，无比瑰丽和典雅。渐渐这玫瑰色又一点点地淡化、淡化，转眼间幻化成一片金黄，一种被光泽点染的黄

色，一种华贵灿烂的金色。这便是太阳的光彩，这光彩从云的缝隙里射出，云像一团团燃烧的烟火；这光彩洒在飞机上，飞机就镶上了一层金箔；这光彩又给每一个舷窗投进一束金丝。机舱内所有的人都从昏睡中醒来，惊喜这突如其来的晨光。可惜我没能直接看到太阳，也许太阳正在我们的头顶，也许太阳躲在云层的后面，可这太平洋的晨曦已是我一生中看到的最壮丽的景观了，它永远刻在我记忆的底片上。我看了一下手表，现在的时间竟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30分，从下午6点到9点30分，我们度过了一个最短暂的黑夜，我们的飞机从西往东飞，太阳自东向西转，这便形成了一个超越时间的速度，使我们提前和太阳相会并拥抱了，于是黑夜变短了。我想起去年5月我去希腊访问，我们的飞机在首都机场起飞是黑夜，到了亚洲的沙迦是黑夜，到了欧洲的苏黎士天刚蒙蒙亮，我们过了一个十多个小时的黑夜。那时我们背着太阳向西飞。虽然后来太阳赶上了我们，可还是推迟了会见的时间。

这就是“时间差”和我们开的玩笑。

为了看清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我们必须飞越“时间差”。

我们正是飞越太平洋上的“时间差”之后到达美国的。

旧金山给谁戴花环

和当年许多到美国淘金的中国人一样，我们也是在旧金山登陆入关的，尽管我们不是来淘金的。这时的北京时间是凌晨一点，而旧金山正是阳光明媚的早晨。

“先生，我能为您做些什么？”这是美国所有公职人员对每个公民的第一句话。话虽然很客气，可机场海关人员对中国人的检查是相当严格的。因为许多非法的中国移民经常是拿着假护照在这里闯关的。尽管我们带着美国驻华使馆的“密信”，还是受到仔细的盘查，感谢机场的一位华裔小姐给我当翻译，帮我填了几张表，才最后一个走出海关。

“你就是贾先生吧！”悦耳的港味普通话，使我一阵惊喜，走来一位穿红底蓝花棉布上衣和白色亚麻布长裤的华人小姐，她个子不高，长圆脸大眼睛，梳着搭肩的长发。“我叫吴瑞卿，是国务院派来给您当翻译的！”一路上我们还议论，如果能碰上一个男翻译就好了，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能和吴小姐共事同行，是很幸运的。按着大陆的说法，吴小姐是我们的“阶级兄弟”，她穷苦出身，父母都是香港的普通劳动者，她聪慧好学，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主修中国文学及语言，获博士学位，她1988年8月定居在美国西岸的湾区，先生是一位当地有名的华人律师。吴小姐开始在香港电台做节目主持

人，后又当报刊专栏作家，并连续给香港的《晶报》、《文汇报》、《中运报》、《商报》写专栏，她出版过散文集《但愿人长久》，是萧乾先生为她写的序；她还是位歌词作家，她创作的《月光民谣序曲》、《中国节日组曲》在香港是很有名的。吴小姐说，她到美国之后是当“打工仔”，除了同时给《明报》、《星岛日报》、《商报》的专栏写稿外，还是美国国务院的合约翻译。这次给我们当翻译，就是挣钱的活，这样的活一年有三四次。她是自己要求接待我们这一伙的，因为我们也是作家，可能共同语言多一些。

吴小姐开车送我们进城，车是租来的，紫红色的日本车。吴小姐说：“我开车你们可以放心，在香港我考驾车执照得了97分，85分以上可以当开车教员的！”博士为我们开车，真有一种幸福感。

从飞机上鸟瞰，旧金山恢弘而奇异，它是长在太平洋畔的一个狭长的半岛上的一片水泥森林，笔直高耸的片片楼群，错落有致地分布在40座大小山坡上，晨雾为旧金山披上淡淡的轻纱，所有的建筑都是缥缈中时隐时现，神奇而妩媚。

我们穿过雾的迷帐，旧金山现出真面目，和所有的西方大都市一样，车的河流，楼的森林，无所不在的广告牌，到了晚上便是灯的海洋。和其他城市不同的是城市的道路波浪式起伏，角度很大，有时我们真有飞流直下的感觉，再有就是它与附近的几个在其他半岛上的城市由桥相连，组成美国西海岸最美丽的湾区。这些城市有圣何塞、奥克兰、伯克莱，还有一些小城，中文的名字是胡桃溪、快乐谷、龟溪，很有趣。

旧金山是中国人对这个城市的称谓。吴小姐告诉我们，1700年以前，这里是印第安人的地方，船只很少靠岸，因为

有雾作为天然的屏障，后来为了猎杀山上的红鹿和掠夺海产品，西班牙人登陆。1821年，墨西哥人独立，把西班牙人赶走，但这里仍然是欧洲贵族的度假胜地，色彩斑斓的维多利亚式的建筑依山而建。1847年，墨西哥人以西班牙文命名这里为“圣弗兰西斯科。”翌年这里发现金矿，随着淘金热，移民蜂拥而至。许多华人作为“契约劳工”来此挖金矿修铁路，倍尝艰辛，此后大批华工在此落户，他们称这座城市为旧金山，以区别澳大利亚的新金山。也有中国人称这座城市为三藩市，那是从圣弗兰西斯科音译出来的。

美国人达维特·索洛曾在一本书上说，美国铁路的每一个枕木下面，都横卧着一个爱尔兰工人的尸首。他说的不完全，其实美国西部铁路的每一个枕木下压着一个华工的哀魂，旧金山高楼大厦的每一块砖上都有华工的血泪。当我在旧金山这座美国第四大城市、美国西部的经济文化中心穿行时，我是又心酸又自豪，我为同胞在这里遭受的苦难而心酸，同时也为他们为人类文明创造的这片辉煌而自豪。美国的现代文明和繁荣发达是属于全人类的，因为他的建设者有印第安人，有欧洲移民，有非洲移民，还有我们中国和亚洲的其他移民。这样看，我们就不一定非要说美国的月亮不圆了。

吴小姐理解我们的“中国心”，她开着车先送我们到旧金山的唐人街看一看，这是一条很狭窄的长街，街头是由绿色琉璃瓦搭起的门楼，楼上的横匾有孙中山题的“天下为公”四个大字，门楼两旁蹲着两个石狮子。旧金山是除檀香山外，为孙中山的革命出钱出力最多的地方。这里的《少年中国晨报》是当年他创办的，现在还在发行。唐人街两旁拥挤着一家连一家的中国店铺，卖着大陆、台湾和香港的国货，悬挂在两旁的招牌都写着中国字。走在这条街道上，和到了香港

广州的商业区有一样的感觉。住在这条街附近的华人有七万多人，是旧金山人口的十分之一。这里的住房拥挤，生活条件不比国内好，多数华人是美国的普通劳动者，因勤恳耐劳，被美国称为“模范移民”，可他们的生活水平不比美国人“模范”。

我们走进一家翡翠酒楼，老板李太太立刻走上前来招呼我们。吴小姐是这里的常客，她和先生常来这里吃海鲜面条。端庄秀气的李太太叫李云，广东台山人，1977年她19岁时来到旧金山闯天下，她的父亲是老一代移民。开饭馆是当地华人的主要营生，她在唐人街租了这个有300个席位的三层楼饭店，专门经营龙虾面，她先生是后屋的大厨，她在前台张罗，先后雇过40多个大陆来的大学生在这里打工。饭店墙上悬挂着许多当地名人的题词，看来这个饭店在旧金山还有些名气。吴小姐说，中国驻旧金山的领事经常在这里招待客人。听说大陆来了朋友，李云两口子都坐在我们桌子边问长问短。我们也问起他们的生意，他们说，美国现在经济不景气，买卖很不好做，除了房租和开付工资及各种费用，所剩无几。吴小姐补充说，她看到一个资料，在美国250人以下的小企业，能维持5年的不到百分之五。上一周一个破产的小商人，因为又输了官司，跑到律师所，开枪打死8个律师。负责我们这桌的招待，是个广东中山大学金融专业的大学生，他也说，美国的钱不好挣不经花，他每月1000美元的收入，勉强维持生计，他想尽快回国，到海南干点事业。

一大盘热气腾腾的龙虾面条，是我们离开北京后最饱的一顿饭。李太太又赠送我们一盘签饼——是烘烧的一种元宝状的小饼，里面包着一张英语纸条，上面写着一句预测和祝愿幸福发财健康顺利的签语。几乎所有的中国餐馆都有这个

节目。我们三个人很高兴，都争着掏钱，要请吴小姐。她说，咱们到了美国就按美国的规矩，自己拿自己的钱。除了每人12美元外，我们又多给了5美元，是给那个中国学生的小费。在美国没有小费是寸步难行，对自己同胞也不能例外。

“我领你们走一条奇路！”吴小姐拉着我们离开唐人街，来到号称世界最弯曲的伦巴街。这条街并不很长，只是坡度很大，由下往上可以看见一片碧蓝的天，由上往下可以看见远方的海湾。可能开始人们开车从这里下来，因为太陡，只能盘绕成蛇形缓缓而下，这样就形成了由多个S形组成的一条路。热心人在路两旁修筑了许多花坛，车再走就是在花坛中盘旋了，安全又浪漫，逐渐形成了旧金山著名的旅游景点了。到了旧金山的外国人谁能不走一走伦巴街，走过之后也会像我们一样有一番曲径通幽，柳暗花明的感叹！

历史并不长的美国，刻意制造自己的人文景观。走下伦巴街，我们又看到最具特色的渔人码头。19世纪初才开始热闹繁忙的海德街码头，已成为比过去更热闹的观光景点。标志是一个锈迹斑斑的大铁锚和一个立起来的舵状的木圆盘，中间画着一个大海蟹。码头边桅桅林立，那不是远航归来的渔船，而是私人游艇。旧金山的富人不仅有轿车洋房，还有自己的游艇。虽然没有满载的渔船靠岸，可岸边一家连一家的海鲜馆里仍然可以吃到大海蟹。各国游人边品尝着海鲜，边观赏着窗下走过的叮叮当当的有轨电车、欧式的高头大马车和中国的黄包车。码头边一座陈旧的罐头加工厂现在已改建成购物中心，外面还是朴素的红砖墙面，里面装饰得晶莹华丽，一家接一家的店铺和餐馆，招引着游人，其中一家中国餐馆曾是林青霞和秦祥林当年订婚的地方，现在仍然是情侣们聚首呢喃的场所。

渔人码头充满了艺术气息，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在街头给人画像，为人表演，打鼓的吹号的弹琴的唱歌的跳舞的无所不有。还有穿着衣服和不穿衣服的人在街头摆出各种姿势，如果不是跟珠间或一转，你还真以为是雕塑呢！不过任何表演者的前面都有一个纸盒，路过者自愿向里投币。我们也很潇洒地表演了一次慷慨和大方。在渔人码头可以望得见烟雾中那座红色的金门大桥。这是50年前美国人创造的一个奇迹。这座跨海湾的钢索大吊桥长8450英尺，桥墩高度有65层楼高，连接两桥墩的钢索重24500吨，其中包含的细钢索足够绕地球赤道三圈。造这样一座大桥别说50年前，就是现在也是不可想象的。当年只有5英尺高的工程师约瑟夫·史特劳斯提出造桥方案时，人们以为他疯了。经过4年的游说和争吵，8年的艰苦施工，这座大桥终于飞越太平洋，成为世界上最美的一座大桥。小个子史特劳斯的雕像就立在桥头上，他不分昼夜地欣赏着自己的杰作。今年旧金山40万人涌上大桥庆祝它50岁的生日，那一天，弓形的桥面都压成了平面，使有关人员捏了一把冷汗，可大桥还是泰然处之。美国人总爱干世界上从没有过的事业，这不仅因为他们的富有（50年前的美国不一定有中国现在富有），更因为他们的冒险精神、开拓精神。从17世纪初，陆续跑到这座新大陆的各国各族人，总想在这里亮亮相，干一番他们的祖先从未干过的事情，于是他们留下了许多伟业。

不过美国人也常搞一些让世人难以接受的名堂。1967年，美国各地的嬉皮士们来到旧金山，举行了一次狂野的摇滚音乐会。当时很流行一首歌叫“把花戴在头上”：

如果你要到旧金山，
戴些花在头上。